苏珊·桑塔格与波伏娃、汉娜·阿伦特一道，被普遍认为是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女性知识分子。桑塔格更特别的地方在于，后两者的名声之中或多或少都与男性有所瓜葛（萨特与海德格尔），桑塔格则在公众的视野里孑然一身。桑塔格最初进入公众视野是以小说家的身份，但她后来更为人所知的角色无疑是作为评论家与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

《反对阐释》是桑塔格出版的第二本书，一本评论文章的集合。桑塔格在本书中所呈现的特点，是敏锐的观察，坚定不移的态度与锐利的拆解。桑塔格身上 极好的体现出许知远曾说的“每个人都是带着偏见看待这个世界的，如果你没有偏见，那么你就没有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桑塔格的见解不一定都能准确甚至有的也走入了偏颇，但却毫无保留地展现着作者所坚守的价值。不无遗憾的是，说出这句话的许知远似乎也消磨了锐气，用“成见”取代了“偏见”，锋刃遂钝。现代的读者（当然主要指的是笔者）大概对这本文集中类似文艺宣言（《反对阐释》）、艺术理论（《论风格》）和对部分如今仍有着不朽魅力作品的评论（《加缪的<日记>》）抱有较高的兴致。其他题材则往往由于被评论的对象已湮没在了流逝的时代中，与当下读者的语境颇为生疏，已不再被关注，当然，仍可借此作为观察那个时代的一瞥。

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必是一流的思想者，公共知识分子的要义所在，是在公共领域坚守人类的良知，向大众阐释、传递文明的共识，唤醒大众的智识，与所捍卫的价值的对立面做坚决的抗争。既然人类前沿思想者的观点尚不能统一，处在大众与思想者的交界，沟通两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所认同的价值也不会是整齐划一的，而健康、良好的社会，内涵之一即能包容不同声音的出现，同台比量。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为权力而站台，只与相信的“真理”为伴（这要求其实颇为严苛又不得不如此）。为知识分子群体冠以污名的社会，是反智主义盛行的社会，是在以自我残害的形式躲避，躲避进步，躲避进步后的奴仆四散、权柄丧失、淫威难再。